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六

長沙周壽昌學

爰盎鼂錯傳第三十六

爰盎

爰史記作袁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又作袁左傳作轅濤塗公穀作袁此書則作爰蓋古字通也

盎兄噲任盎爲郎中

盎以兄噲官得任子弟爲郎中也如解誤已在楚元王子德傳詳注之

常目送之

目送史記作自送

本兵柄
本史記作主明時稱大司馬爲本兵本此
上益莊
書中莊字多改爲嚴避明帝諱也獨此與莊青翟之莊字
及鄭當時字莊未改
徵繫請室
請史記作凊應劭日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氏日
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趙談驂乘
談史記作同避其父諱
上日將軍怯邪
壽昌案此知中郎將稱將軍下丞相申屠嘉亦云通不知

將軍後益以楚相病免家居安陵富人尙稱爲將軍也

騁六飛

飛史記作緋

獨不見人豕乎

豕史記作彘

調爲隴西都尉

壽昌案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出之外曰

調不得如顏注曰選也

徙爲吳相辭行

辭行二字始此

今繇欲刻治

刻史記作劾蓋此作苛刻史作彈劾各一意

亡何

史記作亡苛此言無須誰何使氣史言無庸苛劾也

嘉鄙人

史記鄙字下有野字

引與入座爲上客

言從此丞相嘉引之爲上客非僅一時事也

買二石醇醪

醇醪取其醇釀易醉也

迺吕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旄懷之屐

步行七十里

帳軍幕也決之取道以出也史記帳作張直出史記作直

隧出節旄史記作節毛屐步作杖步七十作七八

張恢生

生顏注作儒生壽昌案傳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生非儒家安得稱儒生蓋此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注徐廣曰先卽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當時生爲先生先亦爲先生也此傳末鄧先顏注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生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案宋孟劉帶俱無可考史記劉帶作劉禮

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

注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壽昌案詩書當是詩禮之誤然張注迂拙可笑伯魚學詩學禮是甫讀詩

禮耶錯是時從伏生受尚書值文帝好黃老不喜儒學故言太子於術數無所適從以帝心之所好爲心也所謂術數卽耑指書說也

而法曰大有利

而法曰三字宜照宋祁所校浙本將法曰兩字郭去方可通宋云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誠然大有利正作有大利明監本淩本俱從之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壽昌案上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禍字疑亦當作過

其人密理

顏注密理謂其肌肉也壽昌案密緻密也理增韻膚肉之間爲腠理素問舉痛論寒則腠理閉荀子解蔽篇則足以

見鬚眉而察理矣言其人肌理緻密故能寒也顏注肌肉

下似有脫字

材官騶發

注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氏曰騶矢也顏注騶謂矢之

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其音同耳壽昌案左宣十二年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儀禮旣夕禮御以蒲菆鄭注蒲菆

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是知騶卽古菆字

吕便爲之高城深塹

宋祁曰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壽昌案此言以其便爲之

高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字似不可去

爲中周虎落

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顏注謂竹篾相連

遮落之也壽昌案外蕃當作藩卽藩離也竹虎當是漢時稱若今呼秧馬木馬土牛之類顏說形製最晰又案楊雄校獵賦爾迺虎路三嵏以爲司馬注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落與絡通李廣傳上名禹刺虎禹從落中斫絕纍注以落爲緣絡之也

不足募㠯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㠯拜爵者

壽昌案錯意於近塞別設一城召辠人及免徒復作人居之數種人不足則募此兩種人丁奴婢是有罪人願以家丁入官爲奴婢者如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投入官以贖父罪是也輸奴婢是無罪人自願輸人入官爲奴婢欲以拜爵如食貨志所云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是也

連有假五百

五百一作伍伯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後書曹節傳越騎營五百妻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上親策詔之曰

壽昌案文帝本紀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此爲漢廷策士之始

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

謂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民知爲安己而用財故不恨也

羣臣恐諛

壽昌案羣臣因恐懼而歡諛辭如叔孫通語秦二世鼠竊狗盜之類

資財不下五帝

資財資性材智也壽昌案財材古通史記五帝紀養材以任地大戴記作養財以任地史晨後碑還所斂民錢材即錢財也

公爲政用事

錯父呼錯爲公是以父尊稱子也爰盎之從子種呼盎字口絲是以子卑稱其叔也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壽昌案宋寇準勸眞宗親征身在行間卒破王欽若孤注

之譖錯素號智囊而所謀若此宜其及也

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壽昌案宋王曾乞獨留身發丁謂姦事卽用此術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壽昌案錯之父已前死矣所云父母者隨筆牽述之辭也

錯衣朝衣斬東市

壽昌案本傳云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又案景帝紀三年正月七國反卽於其月斬錯是錯父之死去錯死前未久錯時猶朝衣行市是漢初大臣尚無奔喪之制也

道軍所來

道由也即高紀內道碭之道

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

壽昌案此爲謁者僕射鄧公也帝呼爲公傳即作鄧公公卿言鄧先傳即作鄧先無定稱也又案喟然長息曰息字上疑脫一太字

鄧公成固人也

晉書習鑿齒與謝安書曰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成固屬漢中郡漢中在秦時爲楚之地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呂貲爲騎郎

貲史記作訾算也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壽昌案此語必有誤考百官公卿表文帝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本傳云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奏劾後拜釋之爲廷尉皆三年事也是釋之事文帝由中郎將遷廷尉調最速安得云十年也

卑之毋甚高論

漢文學黄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毋高論爲諭

問上林尉禽獸簿

上林尉秩三百石釋之官謁者秩六百石也

虎圈嗇夫

壽昌案百官表縣置嗇夫此則上林尉之所屬也儀禮覲

禮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於天子鄭注蓋司空之屬以周禮五官無嗇夫故疑之也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嗇夫馳知此官自古不始於漢並不始於周也

上曰長者又上復曰長者

案長者厚德也與陳平傳長者之爲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壽昌謂劾其罪而奏其事也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罪謂鞫斷獄謂之劾

然後得入

釋之時追止太子梁王在殿門外必詔赦之始得入也

上居外臨厠

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

陳漆其間

陳漆史記作陳紵漆

然巳遂順爲基

基史記作差

王恬咸

應照各本作王恬啟史記作王恬開避景帝諱也此咸字

係宋校本誤改

景帝不過也

不以前事爲過

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壽昌案傳云是時中尉周亞夫山都侯王恬開與結爲親友考功臣表山都侯蕘於孝文三年亞夫爲中尉釋之爲廷尉皆在孝文後六年相去十八年釋之安能與山都友吳仁傑謂表誤以釋之傳推之山都實二十五年始蕘也又據傳云云釋之終文帝朝爲廷尉未遷他官至景帝二年始由廷尉左遷淮南相而終而百官表文帝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十五年書廷尉宜昌後元年書廷尉信景帝元年書廷尉歐三年書廷尉勝據表所書則釋之官廷尉僅七年其後並未復官廷尉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

壽昌案景帝三年七國反時釋之正爲淮南相釋之將淮

南兵不合王從反事後卒不見錄淮南傳不載姓名本傳亦絕不敘入若非以紀傳年分推求幾無知者是不但景帝之左遷淮南相以前過恐不錄其功亦以此也

唐吕孝著爲郎中署長

壽昌案文帝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元帝紀同此之孝著疑是者字誤若僅以孝著亦無因爲郎也又考薛宣傳有云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此亦孝者遷官之一證

具以實言

此猶張釋之傳具以質言帝欲其稱說近事毋爲高論也

父老知之乎

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爲稱史以父爲稱而以前老字

屬年老說也

爲官帥將

帥史記作卒徐廣曰一云官師將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

殺北地都尉卬

卬史記作昂都尉姓孫

魏尙爲雲中守

藝文類聚九十一引陳留耆舊傳云圉人魏尙文帝時爲太守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鼓翼而鳴尙占曰夫刺中心赤外有棘象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又

謝承後漢書魏尙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書昌

案與尚同姓名同時其事亦頗相照惟本傳稱尚爲槐里人此爲圉人不合姑錄於此以廣異聞

及郡國車士

或疑車爲騎字之誤者非也衛綰傳臣代戲車士此亦車士二字之稱

遂字王孫亦奇士

馮遂與太史公相善奇士亦史公所稱也見史記

至黯十世

十史記作七

常慕傅伯爰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

史記伯作柏棄疾無疾字百官表亦作劉棄棄案應劭注傳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而史記及班書俱無傳並未敘

入梁孝王傳中

吾欲云云

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語可知張注欲施仁義則誤會黯對爲帝語也壽昌案帝元朔元年詔有云朕嘉唐虞而樂殷周卽所云云之語

最後嚴助爲請告

嚴史記作莊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守成史記作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壽昌案此止就輔少主說史公兼守城一事說也

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顏注曰言其鄙俚也

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壽昌案師古前說爲是曰益甚言其鄙俚日更甚非損益之益也雖老子有爲學日益之言不能如此訓也觀下文帝云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言爲妄發可知又本傳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又云黯常毀儒而觸宏等故帝以無學爲譏也又案文子上德篇云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語似出此顏注云出曾子也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顏注在力字下云力謂甚也壽昌案今病兩字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

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㠯河南太守卒

壽昌考百官表下元狩元年中尉司馬安三年廷尉安五年廷尉司馬安表凡三見汲黯出爲淮陽太守正安爲廷尉時鄭當時傳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是安當接黯之任計在元封二三年間後又由淮陽調任河南矣

濮陽段宏

段史記作假

其先鄭君

先鄭君裴駰謂卽當時父壽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君名榮史記與此書俱未載新唐書或據所傳家譜也

遷爲大司農

大司農史記作大農令案治粟都尉於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當時以元光五年官

大農令距更名時尙有二十八年此當是班氏用後名追攺書之耳

入多逋負

入史記作入以償入斷句

翟公爲廷尉

案翟公爲廷尉在元光五年與鄭莊官大農令同時

[illegible]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七

長沙周壽昌學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潁陰侯灌嬰也騎侯家騎士

隱以金椎

隱卽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

飾以翡翠

壽昌案說文翡赤羽翠青羽雀也本書尉佗獻文帝翠鳥千徐廣車服志天子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加翡翠禽經背有采羽曰翡翠注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此言上雖智而亦蔽下雖勇而亦挫君臣皆受其傷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
壽昌案對其君稱本朝爲劉氏猶見漢法近古後世必不能行矣
術追厥功
壽昌案詩聿脩厥德東平王傳引作述脩厥德術即述漢韓勑後碑共術韓君德政脩堯廟碑歌術功稱張表碑方伯術職知術述聿互通也
以夏歲二月
壽昌案夏之二月漢文時之五月也據此益徵漢必改月矣若是仍用夏正之月但改歲首則此何必析言爲夏正

之歲二月乎

軌事之大者也

左傳講事以度軌物謂之軌

章下詰責

似止詰責諫除鑄錢令一事觀所對可知

六齊望於惠后

惠后注引孟康曰惠帝與高后也顏注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全祖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爲惠帝後也已而背之故六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後之譌壽昌案全說固辨然當日大臣雖欲立齊王旋卽議罷並未許立之也惠後二字無明文似不如孟顏兩說得其實若疑惠

后字於文爲不辭漢書常有此等文法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注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此之惠后亦可類推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交龍宋祁謂南本徐鍇改交爲蛟其實交蛟古字通文選本作蛟

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

後書樊準薦龐參孔融薦禰衡皆用此二語即本於此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此暗用楚不可問周鼎以折之託言於新垣平耳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介特也亦介節也言暘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

等惡之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注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

史記作自沈於河索隱云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韋昭曰六國時人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文選李善注曰爾雅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師古注同而非服虔說王念孫云雍讀爲甕謂蹈甕自投於河也漢紀荀悅曰申徒狄蹈甕之河王氏欲據索隱引新序及荀紀語改雍爲甕抹去舊注壽昌考今新序雜事篇實作蹈流之河與索隱所引傳寫各異荀紀或誤雍爲甕未可知且服虔後漢人特爲雍作注文選亦作雍李善注同皆確据似不能別立新說也又案新序節士篇申徒狄曰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殺子胥陳殺洩治遂負石沈於河韓詩外傳一所載同皆作負石沈於河無蹈甕語据所云云即韋昭作六國時人較可信也

封比干之後

史記索隱後謂子也不見其文案元和姓纂云比干爲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脩孕婦之墓

壽昌考史記但云封比干之墓未云孕婦疑是鄒陽設言不必有此事孕婦何人死葬何所尚有墓可脩乎或云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則脩比干之墓即爲脩孕婦之墓矣恐亦未然

荊軻湛七族

壽昌案古無族誅漢設三族刑止矣亦承秦酷法也顏注考史荆軻並無湛族之事張晏乃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此說迂鑿鄒陽不過甚其辭以明秦酷何關事實也王充論衡語增篇云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充在後漢亦是因陽此言造之未足爲據

呂左右先爲之容也

顏注與索隱同訓容爲雕刻加飾盡泥於上爲萬乘器句卽未檢上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語與此對舉乎此明云珠璧闇投轉遭案劍者爲無因而至前也雖爲萬乘之器必左右先爲之容導也語本辭注轉滯矣

有人先游

顏注爲進納之也亦晦觀史記作有人先談知游卽游說

之游也卽上所云借譽於左右也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壽昌考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也顏注謂作蒙恬者非而云蒙爲庶子名亦誤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壽昌案言使才識高遠之士與庸流並進如牛與驥共一皁耳此與字當訓如廣雅曰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注曰與猶如也

吕爲衆不可蓋

言不欲己獨出奇計蓋覆衆人之長也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

壽昌案長君卽王信王美人卽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時

后尚爲美人信安得封侯此云後封爲盡侯猶云即後日封侯之王信也

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

揚子法言問明篇子貢辭而精之刑法志注精細也即此精字

齊桓公法而不譎

法今本論語作正宋先生翔鳳論語發微云法古文作正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爲古論語也

夫以一縷之任 至 墜入深淵

案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

之繫絕其高墜入於深此段語全本此李善文選注詳載之

欲湯之滄

滄唐韻初亮切正韻音創說文寒也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用其道者終無竭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

枚乘復說吳王曰

壽昌案傳己云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何由復說吳王豈此時復至吳或遺書以勸之耶書中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文選李善注曰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己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劉奉世勘誤尤詳確云此書爲後人追加或傳之者增之也

南距羌筰之塞

筰文選作莋六臣本作笮宋祁曰筰當從草壽昌案宋僻選學耳此字宜從竹郎邛竹而名之也若長楊五莋之莋與柞同木名也宜從艸與羌筰異

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

壽昌案宏農始屬河南郡武帝元鼎四年乃專置郡何緣景帝時召拜乘爲宏農都尉耶此恐是河南二字誤也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

蒲觀簡札柔滑已甚且易聯綴成篇即用紙之權輿也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張晏注曰光解光壽昌案百官表元鳳六年廷尉李光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壽昌案此疑指叔孫通說通在秦時諸生皆稱之曰先生二世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臧服而不用也通始以諛辭悅二世故此書下有諛譽之聲日滿於耳等語也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顏注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壽昌案大禹謨古文尚書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杜注逸書也足徵古文尚書晉初尚未行故杜注如此論衡答佞篇引此兩語亦本諸左傳作夏書不作大禹謨可證

則指道昌明之

指道言指畫引導也

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四語

壽昌案此全本左傳晉伯宗語徵易數字足徵成帝時左

氏學漸行也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嬰太后從子爲國姻戚故得列門籍奉朝請至是太后始

除其籍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時嬰尙未封魏

其侯也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

帝呼其字親之也

有如兩宮螫將軍

螫史記作螫張晏曰螫怒也壽畾怒必螫顏注螫怒貌壽

昌案毛詩路車有奭傳奭赤也集韻奭盛也怒則面赤而
氣盛故奭之義亦爲怒也
學盤盂諸書註
史記註作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此
注無銘字六作九
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陽周侯
同母異父之兄弟太后自姓王蚡勝自姓田已經別族蚡
勝猶得以母舅封侯漢朝家法雖厚此似過疎案成帝云
封田氏非正也見元后傳
士吏趨埶利者
埶利卽勢利字見此
大司農韓安國

壽昌案亦嘗稱大農令時孝武建元六年尙未更名大司農也

貌侵

侵音寑

蚡㠯肺附爲相

肺附兩字宜遵舊解史記本作肺腑

遂取武庫

史記作君何不遂取武庫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蓋侯王后兄王信北鄉史記作南鄉壽昌案漢以東鄉爲尊前屢見王信與太后同產轉不如蚡之爲異父弟也

諸奏珍物

史記作諸侯奉金玉

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

壽昌案嬰薨於文帝四年此爲景帝三年事是必嬰子何

顏謂爲轉寫誤爲嬰是也時周亞夫爲太尉竇嬰爲大將

軍

又復請將軍曰

此將軍卽灌何屬大尉不屬大將軍故下云適言太尉耙

亦書太尉在大將軍上

夫安敢以服爲解

顏注服喪服也壽昌案先時竇嬰田蚡方盛共迎詧中公

以禮爲服制故蚡以仲孺有服爲言而夫作此語以謝也

灌夫之父孟已前死吳楚軍中未聞其母存疑是期功之

服觀下蚡娶夫人夫得往賀爲壽其服必早除矣

請語魏其具

具史記作帳具

蚡悟謝

史記作武安鄂謝

夫從坐

史記作夫從坐上從坐者詩所云舍其坐遷也

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

案傳在元光四年夏也傳後又云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

屬十二月晦竇嬰論棄市渭城春蚡疾死壽昌案武帝紀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

薨百官公卿表同此傳中四五年字皆有誤

過丞相

史記此句上有得字

今日長者爲壽

壽昌案夫㨿灌姓宜與灌何爲昆弟故夫對何之子賢自稱爲長者此長者又與陳平馮唐傳異言年輩尊者也禮曲禮謀於長者向長者而屨侍坐於長者侍食於長者屨見不煩他引

女曹兒

史記作女兒

劾灌夫罵坐不敬

顏注云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也壽昌案顏說非是若如所注是下所云醉飽得過不能死夫也重在上云今日召

宗室有詔七字言夫罵坐爲不敬太后詔也此不敬罪大

故夫卒被誅

東朝廷辨之

東朝令嬰東朝於太后而廷辨之也故下嬰如帝言而東

朝

卬視天俛畫地

注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壽昌案張

注迂拙此不過以視天畫地極形其辟睨無禮之狀若如

張說不獨非事實亦全失語妙

上怒內史

怒其是魏其而後不敢堅也此明帝心向魏其

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時帝在即錄錄

石人言君石爲人不能相左右也老子云不能琭琭如玉
珞珞如石琭琭卽錄錄正言如石人狀時太后爲黃老學
故引老子語也宋畢仲游論青苗書有云雖使石人而使
聽之猶將動也正用此書語

杜門齰舌自殺

齰史記作齘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

鄭氏注曰矯詔有害有不害也壽昌案功臣表浩侯王恢
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如氏注律矯詔大害要斬
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此漢律所載與鄭說同

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韓子韓非子

爲限難

釋名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言七國自東向西梁限止其中與之爲難水經河水注阸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即此限字史記作爲艱難一本漢書無難字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趩入言警

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尊大習慣爲常即警蹕亦不爲異也

雁門馬邑豪聶壹

張晏注曰豪猶帥也壽昌案豪猶豪民謂其邑人之傑出者耳史記匈奴傳云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初未稱爲帥也本書敘傳云班壹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顏注即引聶壹以證是也

謀事必就祖

壽昌案卽禮王制云受命於祖也顏注云祖祖廟是也故後世謂之廟謨

王恢李息别從代

别從代上史記尙有李廣

恢行千金丞相蚡

壽昌案前已書安國以五百金遺蚡此皆蚡貪賄怙權之明著者武安當族豈止淮南一事

至它皆天下名士

至它史記作郅它則爲郅姓它名又一人矣郅爲姓若郅都它爲名若項它尉它皆是疑本書誤改也

唯天子以爲國器

青目家國器猶稱韓信爲國士之類秦有國尉即太尉言
居第一等也顏注腐
新壯將軍衞青等有功
新壯史記作而新幸壯將軍此省而與幸兩字便不甚醒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漢詩立學官者三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惟毛詩未立
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哀帝時劉向子歆上書
朝廷朝中諸公卿尚相攻擊至平帝末始得與毛詩同立
學官獻王獨於其國先立博士較歆又早數十年矣時爲
博士者詩學即毛公左氏學即貫公皆趙人
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壽昌案此出大行令奏即後世太常博士之謚議也因其

賢故於傳特書之

子共王不害嗣

表不害作不周

子剛王堪嗣

表堪作基

子頃王授嗣

表授作緩

臨江閔王榮

表閔作愍

魯恭王餘

表恭作共

晩節遊

遊同客易以往客說文作以往遊

子頃王勁嗣

勁史記作封

使男子荼恬上書

荼蘇林音食邪反顧炎武謂卽今佘姓之祖也後人省其艸頭耳路史云姓氏書漢有余邱炳余音蛇尙作余末改字楊愼曰佘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俗從入下示乃未見說文而强名字學者也說文郐從邑余聲讀若塗趙宧光曰今百越土著民有佘姓自爲一類方言讀若蛇當卽郐改作吳興志佘山上有東漢佘將軍廟不知漢時無此音唐時無此字也今人改荼作余又改余作佘形聲俱變從

古轉不如從今之便矣

吕鉛杵舂

鉛杵較木杵重不易舂也

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絶百二十一年

壽昌案武帝元狩六年即以江都地封子胥爲廣陵王計爲郡止五年後兩次國除爲郡又十四年據廣陵厲王胥傳與表考之可得此言絶百二十一年者謂易王嗣絶非謂廣陵也然廣陵國莽時尚爲厲王胥之裔孫宏嗣王何能復封易王後表云封宮爲廣世王而地志無廣世名或莽析江都地封之而更名廣世耶傳及表志俱不詳他無可考

有所愛幸少年吕爲郎

龔遂傳稱王有諫臣侯得

遂爲無訾省

訾算也省約也言無計算簡約以忿激妄費也

自行迎除舍

顏注除舍謂初所至之舍非也除舍謂埽除行舍猶迎門

擁篲之意

謚敬肅王

漢諸王自齊惠悼後以兩字謚者惟此

樂酒好內

左傳齊侯好內好內二字所本

康王昆侈利鄉侯子雲客爲廣德夷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

王

康表作穰循表作脩廣漢表作漢案康美諡穰惡諡未知何從循脩二字漢多通用廣漢恐宜作漢蓋廣字因廣德廣平而誤加也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壽昌案廣川惠王傳末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奉惠王後劉氏攽謂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氏奉世曰案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壽昌案表止載瘉紹封事並無倫紹封一條則傳誤可知此可爲二劉加一證也瘉表作揄子赤嗣表作子亦則以字形聲近而譌未定孰是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顏注謂月事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
說故以丹注面日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內經女子二七
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張
泌妝樓記云亦名入月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
人相伴洗裙裾
子頃王鮒鮈嗣
鮒鮈表作附朐
四十四年薨
表作四十五年
雜治鉅鹿詔獄
本廣川事雜治於鉅鹿郡中西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棗
強縣東鉅鹿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朝

廷遣官出治獄謂之詔獄謂奉詔治獄也

子海陽嗣

海表作汝

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温舒傳行論無出者出亦作脫解觀後王未被議徒以烹自傷而死可證

立十五年薨

五表作四

六安共王慶

共表作恭

十年薨

表作十四年

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三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天子遣大行騫

元鼎二年中郎將張騫爲大行合此三年事也

二十六年薨

表作十六年

子陽嗣

陽表作揚

立十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年

有遺腹子煖

煖表作綜

太后上書

太后泗水思王后戴王之太后

孫衍齡謹校

長沙周壽昌學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壽昌案成紀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析成紀屬之此云隴西從其朔也史記云故槐里徙成紀唐書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晉書李元盛傳李暠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狄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爲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暠傳暠爲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與晉書所敘世次全相反後考唐雲麾

將軍李思訓碑所敘世次同晉書李元盛傳嘗以晉書爲準今所傳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原書固不足信也

將數十騎從

從史記作縱非張讀而云然也顏說誤

已縛之上山

上山史記作上馬若廣先上山匈奴又何以上山陳耶

就善水草頓舍

頓史記作屯

不擊刀斗自衞

壽昌案方言十三無升謂之刀斗注謂小鈴也刀音貂史記索隱引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與蘇林說同方言所謂升即緣也刀本一字據佩觿及復古篇則原有

兩音都牢丁聊二反俗始別爲刁耳此本作刀猶存古意

因抱兒鞭馬

因抱兒史記作推墮兒

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顏注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案彊嗣侯十三年至武帝建元六年以罪免故稱故潁陰侯

彌節白檀

彌息也與弭同節郎太守所持節相如傳子虛賦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白檀孟康注縣名也屬右北平壽昌案地志白檀漁陽郡屬縣之十一不屬右北平東漢時省去故續志無此縣孟康三國魏入魏武時省漁陽郡併入右北平白檀縣久省而故地實屬之故孟康云云然於漢志不

合也

中石沒矢

沒矢史記作沒鏃是水經注作射之飲羽亦非盡中石不過沒鏃何至飲羽卽沒矢亦未析

封爲樂安侯

樂安地理志屬千乘郡今山東靑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名也自以樂安爲是東安樂西安樂南齊縣名新安樂舊安樂金鎭名無單名安樂者此傳是表作安樂者轉寫誤倒也

蔡爲人在下中

顏注謂在下輩之中壽昌案此卽古今人表九等之法計當在第八等

而諸妄校尉以下

注張晏曰妄猶凡也史記作而諸部校尉以下班氏特易一妄字張訓妄爲凡蓋古義也壽昌案禮記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鄭注妄之言無也謂無有眞儒也王肅注虛妄也此言諸無有之校尉以下也無無有若云不足爲有無者也

豈吾相不當侯邪

史記此句下有且固命也四字以相與命兼說

爲人長爰臂

爰史記作猨爰猨本一字如注是注引或曰作猨臂解誤

代廣爲郎中令

廣於元朔六年爲郎中令五年免敢即於元狩五年爲郎

中令適代廣也

敢從上雍

顏注云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壽昌案從上雍言從上於雍也下云上爲諱可知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誰哉司馬遷傳又薄從上上雍亦言從上於上雍也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只云幸雍不稱上雍也

票騎將軍怨敢傷青射殺敢

案敢始以父廣之死怨青擊傷青青匿諱之去病遂射殺敢上因去病方貴幸遂爲諱云鹿觸殺之上下交相隱敢於互相殺傷一時政刑可想

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壽昌案史記云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好利李氏陵遲衰矣

未書其下吏死

陵字少卿

先公嘗訓壽昌云史記李陵始末僅附於李廣傳後無專

傳亦未書其字僅畧敘戰事敗降原委不如班氏此傳之

詳且盡葢史公當日因陵事被罪心有所憤而不欲書亦

意有所忌而不敢書也

並擊東西浚稽

浚稽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爲屏蔽唐

設羈縻州屬關西道壽昌案武威縣今甘肅涼州府鎮番

縣北

武帝封子延年爲成安侯以校尉隨陵

壽昌案功臣表韓延年於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此爲天漢二年事則延年失侯已六年以故侯爲校尉從軍也

晉後陵便衣

便衣謂不介冑猶古人免冑欲致死於敵也

令軍士持二升糒一半冰

天漢二年夏五月事時軍行正熱故持冰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

環者還也循刀環者隱示以還漢之意握其足示以速行也

立政大言曰

先自視未得私語此乃大言也

陵墨不應

案墨即墨邑陵聞言變邑如墨不答其語也

律知武終不可脅

壽昌案新序節士篇云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並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本傳載雨雪齧旃獨未載盛暑一條錄此以補其缺

去屮實而食之

去字或作弆弆藏也集韻弆通作去左傳昭公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史記周本紀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陳遵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云藏也即此去字

兄弟親近

言兄嘉弟賢皆爲朝廷親近之臣也

陵惡自賜武

壽昌案惡猶羞惡之惡言陵自愧於武也其妻爲單于貴主故使賜之

甌脫

注引服虔云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李蓋謂是守衛之官所也師古以李說爲官號轉謂李誤亦失考

其餘六人

時借武歸者尙有馬宏前與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持節之苦尙在武前不止十九年至此方與武同歸當時不聞爵賞後亦無人道及

僅於匈奴傳中一見其名豈獨武同歸之其餘六人姓名
未載為可嘆也
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
壽昌案蘇武年老子死上閔之武因帝舅平恩侯許伯白
白以金帛贖子歸後仕為郎也又張騫傳匈奴留騫十餘
歲予妻有子後騫與胡妻俱亡歸足徵漢法出使絕域者
可就其地娶妻生子也
凡十一人皆有傳
案此皆圖畫於麒麟閣者梁邱賀獨在儒林傳中以易學
世其家所稱梁邱易也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壽昌案史記王翦傳客曰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其所殺

代多矣其後受其不祥陳平傳云以陰謀爲道家所禁皆此意也晉書李元盛傳李暠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唐書高祖本紀云其七世祖暠是唐高祖爲廣之二十三世孫也考廣後人歷後漢迄晉魏周世爲顯宦晉末王西京至唐且爲帝矣又唐書囘紇傳黠戞斯古堅昆國也匈奴封李陵爲右賢王其國多赤髮綠瞳凡黑瞳者陵之苗裔也唐太宗高宗時皆來朝中宗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他蕃比大中年册爲英武誠明可汗是廣與陵子孫雖不振於當時其後代皆昌熾陵之後且興於異域非但不亡其宗而已也

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其父鄭季

壽昌案青本鄭氏子而蒙母姓爲衛者以民母子不以爲兄弟數也去病母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卒嫁陳掌而去病得姓霍者以貴後迎仲孺養之也史記衛霍傳敘其父母本末徵賤猥雜絕無隱飾又皆武帝王皇后近戚王允以爲司馬遷作謗書殆指此類班氏此傳全本史記無甚增損

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尙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如氏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畤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壽昌案漢書史記兩表俱作夷侯時惟史表注作名時並無作畤者如說當別有所見也

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主家僮衛媼史記作侯妾衛媼外戚傳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可稱媼也

大長公主女也註

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尙景帝姊長公主

靑時給事建章

顏注曰建章宮中案三輔黃圖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長安冊外

少兒故與陳掌通

下云爲詹事陳掌妻此述其故與之通也

衞夫人有男

男卽太子據也

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史記正義云今夏州也壽昌案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西

使建築朔方城

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案蘇建築什賁之

號蓋出番語也

從大將軍出竇渾

竇史記作窴

封賀爲南窌侯

壽昌案賀本平曲侯公孫渾邪之子渾邪後以有罪失侯

賀至是復以功得侯改封南窌也窌表作笷

封朔爲陟軹侯

案陟軹史表作涉軹本書功臣表作軹恩澤侯表作軹侯

薄昭卽此地

中郎將綰

史記無

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義郎周霸等

注張晏曰正軍正也如氏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壽昌案軍正長史俱爲大將軍莫府屬官惟議郎是漢廷官是以朝官從在軍中者也

霍去病始侯

史記以去病稍敍末爲專傳只附入衞青傳中

封賢爲終利侯

終史表及本書表俱作眾

騎士孟已有功

史記無騎士孟

元狩三年春

三年宋祁曰越本作二年壽昌案史記亦作二年武帝本紀所載實元狩二年事非三年

鏖皋蘭下

注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頴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壽昌案鏖是兕鬬之聲晉說鏖糟即成公綏嘯賦訇磕勞曹王沈釋時論鼻䫜䫜而刺天勞曹䫜䫜與鏖糟皆一音但語有輕重耳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

顏注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田汝成曰全甲當是

渾身貫甲之謂壽昌案田說亦可參蓋上已敘殺斬兩胡王此云敵甲之銳悍者誅之其身尙全甲也獲醜當屬下指執王子及相國都尉也史記作誅獟騂

師滅牽什七

顏注曰匈奴師什滅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壽昌案如前注則上已敘明獲虜八千九百六十級如後注則不應得封蓋謂將萬騎出師所用止什之七觀下云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可證

揚武乎觻得

注鄭氏曰觻得張掖縣也師古謂鄭說非也此匈奴中地名縣轉取其名耳壽昌案應劭曰觻得渠西入澤羌谷說文張掖有觻得縣元和志引西河舊事云此本匈奴觻得

王所居因以名之據此本匈奴地去病取之乃置郡縣非但取其名也顔注失之惟傳作鱳地志作鰈說文亦云从角樂聲則字宜从觻廣韻觻德縣名在張掖漢書作德案今本漢書皆作得無作德者

校尉高不識

史記作校尉句王高不識蓋與破奴皆匈奴人也

先其大軍

大軍史記作大將軍

大當戸調雖

調雖史記作銅離

仍興之勞

興史記作與

單于遂乘六贏

顏注贏者驢種馬子案說文贏驢父馬母也亦作騾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知周末已用贏矣漢史則始見於此

別後東道或失道

顏注或迷也壽昌案顏以或即惑字因廣傳有惑失道語也則此或字宜仍正作惑

歷度難侯濟弓廬

史記難作離廬作閭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壽昌案封山銘功猶可至云禪幾僭天子之禮本紀無禪於姑衍四字

會輿城

輿史記作輿注輿音余

封傅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窬山

史記邳作符窬作邢

封復陸支爲杜侯

杜史記作壯

昌武侯安稽

安稽姓趙故匈奴王

漁陽太守解

史記無

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戸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

史記無常惠遂成

有氣敢往

往史記作任

最

史記周勃世家注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攻戰克獲之數也又注於將帥之中功爲最後漢崔寔傳常爲邊最注最爲第一公羊隱元年會猶最也注最聚也最之爲言聚今聚民曰投最壽昌言此聚其立功之數而論之也

其後常爲大行

壽昌案汲黯傳黯與大行李息議張湯罪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上聞前言抵息罪

昌郎事景帝

史記作以郎事武帝壽昌案衛青傳建元二年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青救之則在景帝時應已爲郎也

武帝立十八年

史記作二十二年

奪印

案郭昌時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以無功奪印殆奪將軍印也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

平州地志作平周周州古字通也

趙破奴太原人

太原史記作故九原

後一歲

下後一歲史記作二歲

贊曰

此贊全用史記畧易數字耳

孫衍齡謹校